

## 排灣族 milimilingan 程式化敘事的考察 ——以「重疊人名」及「重覆」為探討中心

曾基瑋\*  
作者改名為曾榮基

### 摘 要

milimilingan 是排灣族特殊的口頭故事。其龐大的篇幅、複雜的細節以及「重疊人名」使得它有別於排灣族其他口頭文類。但是歷來的研究尚未對這兩項特徵深入探討。於是本文使用帕里 (M. Parry) 及洛德 (A. B. Lord) 的「程式」(formula) 概念來考察 milimilingan 的敘事，發現「重疊人名」及「重覆」具有「程式」的作用。

「重疊人名」的使用與敘事的格律息息相關。其選用、出現次序及排列組合深受聲學規則及排灣族命名法則的制約，故事人名是整組地被使用，這正是「重疊人名」做為「程式」的證明。再者，「重覆」讓講述者預思下文，幫助聽眾記憶，並加強聽與說之間的互動，也做為故事的結構基礎，對於講述者及聽眾具有重要意義。這些「重覆」的敘事段落自成一格，卻又可以根據情境需要隨意組構成較長的故事。這也正是它們作為是獨立「程式」的證明。

milimilingan 是道地的「程式化敘事」。透過程式化的敘事，milimilingan 得以發展出龐大的篇幅及繁複的風格，並強調了美感娛樂的效果。也就是說，因為程式化敘事的關係，使得 milimilingan 與排灣族其他口頭文類有所分別。

關鍵字：排灣族、民間敘事、程式、重疊人名、重覆、民間文學文類、milimilingan(mirimiringan)、tjaucikel(tjautsiker)

---

\*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 Survey on Formulaic Narrative of Paiwan Milimilingan: “Repetitive Pattern of Name” and “Repetition” as Center of Discussion

Tseng, Chi-Wei\*

## Abstract

*Milimilingan* is a kind of special oral narrative. I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oral narrative genres because of its extraordinary length, complicated details, and especially its “repetitive pattern of name”. However, the studies in the past for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not in depth. For the reason of further clarification, this article made a survey of technique of *milimilingan*, which employed the concept of formula of M. Parry and A. B. Lord, to convey the idea that “repetitive pattern of name” and “repetition” possess formulaic functions.

On one hand, using “repetitive pattern of name” is closely linked to meter of narrative. The names’ selection, sequence and permutation is deeply restricted to acoustic rules and nomenclature of Paiwan language, and names of tales are used correspondingly; thus, it is evidence that “repetitive pattern of name” is used as a formula. On the other hand, “repetition” let speakers think in advance, help audience memorize the context, and strengthen 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s and audiences. It also is a foundation of structure of tales. It means a lot to both speakers and audiences. These repetitive traits can not only work independently but also cooperate to construct longer tales freely according to contexts and necessity. It is also evidence that they are independent formulas.

*Milimilingan* is a genuine formulaic narrative. Functioning of the

formulas, “repetitive pattern of name” and “repetition”,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peculiar styles (extraordinary length, complicated details) possible, and it consolidates the effect of beauty and recreation. That is to say, it is the formulas that make *Milimilingan* different from other oral narrative genres of Paiwan.

**Key words: Paiwan, oral narrative, formula, repetitive pattern of name, repetition, folklore genre, milimilingan (mirimiringan), tjaucikel (tjautsiker)**



## 一、前言

### (一) 排灣族的 milimilingan

milimilingan<sup>1</sup>是排灣族特殊的口頭故事「文類」(genre)。<sup>2</sup>不同於講述「部落歷史」、「慣例儀式」或「自然風土」這類傾向「神話」(myth)、「傳說」(legend)性質,具有「解釋實用」功能的故事;milimilingan故事的「內容」傾向於「民間故事」(folktale)性質,具有「娛樂美感」的功能。歷來對milimilingan的討論,最沒有爭議的就是故事人名使用「重疊人名」<sup>3</sup>以及使用不斷重覆的吟誦調講述故事。<sup>4</sup>

筆者撰寫碩士論文期間的田野調查經驗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報導人講述milimilingan時使用的「敘述語調」,這種語調近似吟唱,但又時常雜有唸白,這種特殊語調的「聲音表情」及「情緒氛圍」,讓我這個不懂排灣語的「他者」也為之動容,故事以一種特殊的拉長語調敘述,情節講到可憐之處,報導人的語調轉為啜泣聲形成一種特殊的「情緒氛圍」,筆者雖聽不懂排灣語,但是情緒也深受感染,而在座的翻譯江淑貞(Kaviyangan rangeaw)<sup>5</sup>則是與報導人一同潸然淚下了。這次的經驗深深的衝擊筆者對milimilingan故事的認知。

歷來研究milimilingna的學者已經注意到其特殊敘述方式,小林保祥說道:

講述的方法有一種大體上的形式。故事的開頭部分、故事中的重要情節

- 1 因為排灣語各地方言不同,這個詞彙的記法歷來有記成mirimiringan、miLimiLingan或milimilingan的,除了引用其他文獻保留原記法之外,本文論述一律採用milimilingan。
- 2 genre一詞在文學研究一般翻譯做「文類」,而口頭故事並沒有文字,若將genre一詞「文類」雖然會覺得怪怪的,但是目前並沒有其他更好的翻譯,本文暫且也將之翻為「文類」。
- 3 「重疊人名」是milimilingan故事的特殊用法,在其他文類及日常生活中並不會使用。重疊人名是指人名的某些音節重複,例如人名tuku的重疊人名形式為tukutuku;pulalujan的重疊人名為pualalulujan。
- 4 歷來有關milimilingan的討論,可以參考:吳燕和〈台東太麻里流域的東排灣人〉、胡台麗〈排灣古樓五年祭的「文本」與詮釋〉、〈文化真實與展演:賽夏、排灣經驗〉、〈百步蛇與鷹:排灣族的文化認同與表徵〉、〈笛的哀思:排灣族情感與美感初探〉、〈排灣影像的美學〉、〈排灣族虛構傳說的真實〉、〈排灣古樓祭儀的元老經語與傳說〉等系列文章、高金豪〈說故事的藝術:排灣族「言說傳統」的調查研究報告〉及曾基璋《排灣族故事分類研究:milimilingan邊界的探索》等文章。
- 5 江淑貞(Kaviyangan rangeaw),為筆者的排灣語翻譯、田野報導人及介紹人,在田野工作上協助筆者甚多,在此致上最深的謝意。江淑貞女士1954年生,使用排灣語、國語,現任三地門鄉口社長老教會長老、莎卡蘭旅遊園區客服中心調查員暨解說員,從事部落歷史、故事及文化資源的調查蒐集。

等用吟誦調敘述。吟誦調介於「說」和「唱」之間，使用的是夾雜著古語的韻文式的語言。<sup>6</sup>

胡台麗則認為「是以一種固定且拉長的音調吟唱。」<sup>7</sup>高金豪認為「miLmiLingan 是排灣族民間相當特殊的『說故事藝術』，是排灣族的口傳文學、口語藝術」，「是以情節為講述的重點，也是一篇篇展演聲音的敘事。」<sup>8</sup>這些論述都很精準的抓到 milimilingan 的特殊之處在於聲音的表現，是「夾雜著古語的韻文式的語言」，是拉長音調的吟唱，是精彩的「口語藝術」。從筆者的田野經驗裡面，上述對 milimilingan 的認知是正確的，從田野實況或錄音中確實可以感受到強烈的「語言藝術」。但是要如何將 milimilingan 語言的藝術，用文字的方式來探討著實讓筆者頭痛，因為口頭故事經過符號或文字紀錄下來之後，許多精彩的「聲音藝術」如聲音的強弱、長短、情緒、氛圍等就會失落，至於講者的表情、動作手勢更是無從考察。這是目前筆者要討論 milimilingan 的藝術價值所遇到的技術瓶頸。

雖然有以上的瓶頸及技術上的困難，但是欲瞭解 milimilingan 的語言藝術從嚴謹的原語記音文本中仍然可以探求之。《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和其他原語記音文本正符合這樣的條件，雖然在這些文本中語音的強弱、情緒及氛圍無法呈現，但是故事基本的「格律」(meter)<sup>9</sup>及結構(structure)關係仍然可以被考察出來。而這些格律及敘事結構上的表現，正是 milimilingan 「程式化」敘事的特徵。

## (二) 什麼是程式？

這裡引用的「程式」(formula)概念，主要以帕里(M. Parry)及洛德(A. B. Lord)的理論為主。這樣的理論是針對西方學者對於荷馬史詩中的「重覆」(repetitions)、「常備的屬性形容詞」(stock epithets)、「史詩套語」(epic clichés)、「慣用的詞語」(stereotyped phrases)等研究的不足所發展出來的。

- 
- 6 小林保祥著，松澤員子編，謝荔中譯，《排灣傳說集》(台北：南天書局，1998)，頁91。
  - 7 胡台麗，〈笛的哀思：排灣族情感與美感初探〉，《情感、情緒與文化：臺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02)，頁71。
  - 8 高金豪，〈說故事的藝術：排灣族「言說傳統」的調查研究報告〉，「第四屆台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成果發表會(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01)，頁1、20。
  - 9 連續發音時形成的規律性的重覆，即等量的節奏單元，就稱為「格律」。阿爾伯特·貝茨·洛德(美)著，尹虎彬譯，《故事的歌手》(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422。

對於上述史詩中的現象，帕里提出了程式的概念：「在相同的格律條件下為表達一種特定的基本觀念而經常使用的一組詞。」<sup>10</sup>這裡所謂的相同的格律條件，包含了「頭韻」（alliterations）、「半諧音」（assonances）、「對句」（couplet）<sup>12</sup>等聲學條件，或「平行式」（parallel）、「交叉配韻」（chiasmus）<sup>14</sup>等結構條件。而「最穩定的程式是詩中表現最常見意義的程式。這些程式表示角色的名字、主要的行為、時間、地點。」<sup>15</sup>程式的樣貌有可能是一個短語、半行詩、一行詩，甚至是數行詩形成的描述性的段落或重覆出現的事件。程式並非是僵化的陳詞濫調，是能夠變化的，它常常隨著歌手的臨場即興的演唱需要產生出新程式。歌手對於程式的學習，並不是不斷的對古老程式的學習，相反的，他的藝術能力更多的表現在他能依靠基本程式所建立的模式，再創作出新詞語或新程式。<sup>16</sup>洛德認為一部史詩歌的開頭有其獨特的模式，它有自己的開端和節奏。至少有一個不斷重覆的韻律模式，用以支撐持續的敘述。<sup>17</sup>這種重覆的韻律及重覆的詞語，對於史詩的演唱是重要的，它對歌手快速創作故事非常有用。<sup>18</sup>因為歌手必須在演唱的同時編創出史詩，歌手必須藉助一種特殊的敘事方式來幫助他完成這樣的任務，程式於是應運而生，所以，程式是由於表演的急迫需要而出現的一種形式。<sup>19</sup>另外，程式也可以減低講述者的「記憶」及「編創」壓力，口傳的社會沒有文字，故事講唱人對於學來的內容主要是靠記憶的，但是人類的記憶有限，所以傳統上講唱也常會依

10 阿爾伯特·貝茨·洛德，著，尹虎彬譯，《故事的歌手》，頁40。

11 「半諧音」（assonances），也叫「諧元音」，同一行裡相同或相似元音的重覆，尤其是重讀音節裡這樣的元音重覆。參考：阿爾伯特·貝茨·洛德（美）著，尹虎彬譯，《故事的歌手》，頁422。

12 指尾韻相同的兩行詩。阿爾伯特·貝茨·洛德（美）著，尹虎彬譯，《故事的歌手》，頁424。

13 平形式指的是句中成分、句子、段落等的一種結構安排，其要求用相等的措辭、相等的結構來安排同等重要的各部分。這四行故事在意義及句法結構上極為類似符合平形式的定義。參考：阿爾伯特·貝茨·洛德（美）著，尹虎彬譯，《故事的歌手》，頁423。

14 交叉配韻是指各成分以顛倒的順序重覆出現的結構，即AB BA式結構。重覆語言成分常常為特定的一些詞，它們由一定的句法框架如平形式將這些詞語統轄起來。交叉配韻可以表現在許多層次的文本中，如語音的、構詞的、句法的、語意的或主題的。參考：阿爾伯特·貝茨·洛德（美）著，尹虎彬譯，《故事的歌手》，頁423。

15 阿爾伯特·貝茨·洛德（美）著，尹虎彬譯，《故事的歌手》，頁46。

16 詩中重覆出現的事件、描述性的段落，洛德將之稱為「主題」，可以用來構築一部史詩。參考：阿爾伯特·貝茨·洛德（美）著；尹虎彬譯，《故事的歌手》，頁5。

17 阿爾伯特·貝茨·洛德（美）著，尹虎彬譯，《故事的歌手》，頁51。

18 同上註，頁41。

19 同上註，頁44。

賴程式，因為那不只是幫助敘事的組件工具，也是幫助記憶的結構圖式。<sup>20</sup>然而，程式與 milimilingan 的講述又有什麼關係呢？

### （三）milimilingan 程式化的需要

考察現有的文本及田野調查的經驗發現，milimilingan 「大多非常的細膩完整，每篇皆佔有相當的篇幅」。<sup>21</sup>以《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為例，使用重疊人名的 milimilingan 故事【原7-1】「pualalulujan ati cukucuku」，故事篇幅共有 158 行；<sup>22</sup>而使用原形人名的其他類故事【原2-3】「石扇 sipaizan ?a qatsilai」卻只有十行，<sup>23</sup>就一般的狀況來說，milimilingan 故事的篇幅實在不是其他文類故事所能比擬的。<sup>24</sup>另外，在筆者的田野經驗中，milimilingan 的講述篇幅通常很長，情節也非常的複雜，以口社部落游美玉（Palaluem kereker）女士講述的【兩個可憐孤兒】<sup>25</sup>為例，該則故事的講述時間約為六分鐘二十秒；另一個報導人柯金妹（Tavavatan ljigeraw）女士講述的【欺騙老頭的兩女孩】，<sup>26</sup>講述時間約為六分鐘十五秒，這對於口頭故事來說，篇幅算是很長的。這樣長篇的故事，對於故事講述者造成了極大的「記憶」及「創作」壓力，因此，筆者認為 milimilingan 的「積極傳承人」（active bearer），<sup>27</sup>如游美玉、柯金妹等部落公認善於講述故事的人必須藉助某種特殊的敘事方式來幫助他們完成這樣的任務，而這種特殊的敘事方是就是「吟誦的程式化敘事」。

前面說過，一部史詩歌有自己的開端和節奏，有一個不斷重覆的韻律模式，用以支撐持續的敘述，這樣的觀念作為探討 milimilingan 的敘事模式的

- 20 胡萬川，〈從集體性到個人風格——民間文學的本質與發展〉，《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頁51。
- 21 胡台麗，〈排灣族虛構傳說的真實〉，《屏東傳統藝術：屏東縣傳統藝術論文集》（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頁187。
- 22 為了論述方便指認，筆者為各則故事加以編號製成「附錄」，【原7-1】為《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排灣族部分第七個部落第一則故事，以下皆同。請參考：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著，余萬居譯，《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頁200-212（頁436-448）。
- 23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著，余萬居譯，《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頁101（頁337）。
- 24 排灣族口傳故事的長短並不固定，此處舉的兩個例子是兩類的典型代表，目的是要使讀者知道最典型例子篇幅的差異。當然，如果要找出較短的 milimilingan 故事或較長的其他文類故事也是有可能的，但筆者要強調的是，這樣的篇幅差異是一種多數的傾向。
- 25 為2004年5月28日訪問游美玉時所講的故事，原講述故事無標題，【兩個可憐孤兒】是為了便於指認，根據江淑貞女士的翻譯講解而加上的。
- 26 為2006年3月10日訪問柯金妹所講的故事，原講述故事無標題，【欺騙老頭的兩女孩】是為了便於指認，根據江淑貞女士的翻譯講解而加上的。
- 27 對於那些負責或善於講述的人學術用語稱為「積極傳承人」。參考：胡萬川，〈變與不變——民間文學本質的一個探索〉，《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頁18。

參考是別具意義的。前面講過，milimilingan的講述是透過一種特殊的敘述語調來表達，一種近似吟誦的韻律曲調從故事開頭到結尾支撐著故事敘述，這是milimilingnan有別於其他敘事文類的重要特徵。但是「吟誦」的曲調，除了將田野錄音經過音樂專業人員的紀錄之外，在故事文本中無法呈現也無從考察，而蘊含在這些曲調中的「聲音表情」、「情緒氛圍」也隨之消失。由於這些「聲音藝術」蘊含許多意義，對於口頭敘事的完整性非常重要，為了彌補文字紀錄對於口頭敘事生命力的折損，西方學界由「民族誌詩學」(ethnopoetics)發展出一套翻譯的理念在這方面有極大努力，其中鄧尼斯·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的看法值得注意：他認為在口述中的重音、語調，可以在字的上方以數字表示，並以「-----」表達母音拉長的長度。感嘆詞及擬聲詞可以不用譯出，保持原來樣貌。語氣的減緩、加強、停頓，可以採用劇本書寫的方式，在正文旁加註。對於句子的長度應該根據真正的口述，在講述者停頓的地方停頓並換行，因為停頓是重要的表演因素。翻譯者必須要注意到口傳表演中喚起聽眾情感共鳴的各種手法，仔細的處理，不隨意省略掉自己認為不必要的誇張、停頓、重覆，也不應該妄加註解，否則會失去表演中的心理深度及情感。<sup>28</sup>

檢視現有的排灣族口頭敘事文本，對於保持「感嘆詞」、「擬聲詞」的原貌，尊重原口述的停頓、分行，重覆情節的保留等，在《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裡面有極佳的處理，但是對於「重音」、「語調」、「語氣」及「喚起情感共鳴的手法」等方面，因為書面的符號標記不易，所以就無從考察。以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擬聲詞及停頓分行的範例（粗黑體為擬聲詞；「/」或「//」為分行標記）：

【原4-9】「變成人的陰莖 qalitsi ?a mutsautsau」

ka kiramata /	(大家)洗臉或手腳時，
patsual azoa qalitsi /	陰莖模仿，
<b>taluktuk</b> ?a pasa puzaluman //	在水窪裡 taluktuk 作響。 <sup>29</sup>

28 這裡有關鄧尼斯·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的理論，引自許家真，〈口傳文學的翻譯、改寫與應用：以布農族為觀察對象〉(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47-48。有關鄧尼斯·特德洛克的原著，請參考：Tedlock, Dennis, "On the Translation of Style in Oral Narrative" in *Toward New Perspectives in Folklore*, ed. Americo Paredos and Richard Bauma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1, p. 120-133.

29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著，余萬居譯，《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頁406(頁170)。

【原7-2】「ngangai鳥和cugrui鳥ngangai atoa cugrui」  
 sisoe?as ta valval / (父親)就砍取山棕櫚樹，  
 sa vusa?itsi ti cukcuku // 打cukcuku (cukcuku變成了老鼠)  
 “ki ki ki / 「吱、吱、吱！  
 ngudngudaj-anga ?a su ?alutsuv / 我要咬破你的月桃箱，<sup>30</sup>

雖然《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對於「重音」、「語調」、「語氣」及「喚起情感共鳴的手法」等方面無從考察，但是對於敘事是否具有「程式化」的考察卻無影響，因為有關排灣語「音韻」、「構詞」及「短語」等考察程式格律的重要線索該書文本已具備，甚至連構築整篇故事的「重覆性敘述」也都可以考察，因此，考察 milimilingan 的「程式化」使用這份文本是足夠的。

## 二、作為程式的「重疊人名」

小林保祥說：「mirimiringan 裡出現的人名或神名通常採取重疊稱呼。日常生活裡則不存在這種情況。」<sup>31</sup>胡台麗說到：「在 mirimiringan 中，頭目的名字女的叫做 sa sereserep、sa muakaikai、sa tjukutjuku，男的則叫做 sa pulalulaluian 或 sa kulelelele 等，不論是人名或家名都出現重複的音節，有別於現實生活中的名字。」<sup>32</sup>他們都強調「重疊人名」是使用在 milimilingan 裡面，不用於日常生活中的人名形式。既然「重疊人名」是 milimilingan 的專屬人名用法，那它在 milimilingan 的講述中起著什麼作用呢？

考察《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的文本，出現最多次的「重疊人名」為 cukucuku (包含 cukucuku、tukutuku、tokotoko、sacucucuku、sacu'ucu' u、moatoko) 共 13 次；其次為 pulalulalujan (包含 pulalulalujan、sapulalulalujan) 共十次；第三為 kolelulelu (包含 kolelulelu、makululu) 共七次；第四為 moakakai (包含 moakakai、sacamoakakai) 共五次，其餘的都只出現一次。<sup>33</sup>這四個人

30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著，余萬居譯，《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頁453-454（頁217-218）。

31 小林保祥著，松澤員子編，謝荔中譯，《排灣傳說集》，頁90。

32 胡台麗，〈排灣古樓五年祭的「文本」與詮釋〉，《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經驗研究篇》（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99），頁188。

33 請參考「排灣族故事人名形式表」，附於文末。

名在重疊人名故事中出现次數非常多，許多的故事都是以這些人名當作主角的名字，這就是故事人名選擇「趨同化」現象。但是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這個問題，我們似乎可以從敘事「程式」(formula)的概念來思考。米爾曼·帕里(Milman Parry)提出的程式就是：「在相同的格律條件下為表達一種特定的基本觀念而經常使用的一組詞。」帕里的學生阿爾伯特·貝茨·洛德(Albert B. Lord)深化這樣的概念，提出「最穩定的程式是詩中表現最常見意義的程式。這些程式表示角色的名字、主要的行為、時間、地點。」<sup>34</sup>作為一個「程式」的條件，必須是表達某一種特定的基本觀念且經常被使用，而且與敘事的格律息息相關的一組詞。上述的四個重疊人名具備了「特定的基本觀念」(都是人的名字)及經常被使用，但是這些人名與敘事的格律息息相關嗎？

針對這個問題，左藤文一在《原始文學的研究：作為詩的排灣族歌謠考察》書中提出的看法值得注意。他認為milimilingna(他所謂的「敘事歌」)獨特的「連讀法」(連讀法)和「疊音法」(疊音法)產生發音上的變化制約了吟誦的韻律。「連讀法」讓milimilingan的講述方式從「講」變成了「吟誦」；而所謂的「疊音法」其實就是指排灣語法「重疊構詞」中的「人名重疊」構詞，這樣的構詞產生了特定的韻律變化。<sup>35</sup>由此可知，「人名重疊」在milimilingan中，似乎扮演著影響故事韻律的角色。考察故事文本，我們可以發現重疊人名在「一行」<sup>36</sup>故事中有其特定位置，且具有特殊的音韻關係。例如(斜體為人名)：

【原1-13】「sapulalulujan ati sasulalulalui」

qau masingats anga ti <i>sapulalulujan</i> /	因此 <i>sapulalulujan</i> 嫌棄之，
qau sivrirts anga azoa ti <i>sasulalulalui</i> //	休了 <i>sasulalulalui</i> 。
qua sa pavalit ?a pakaiv ci <i>sacukucuku</i> //	改取了 <i>sacukucuku</i> 。 <sup>37</sup>

這三行的句法結構類似，人名的位置都在最後一個字，且三個名字的重讀音節

34 阿爾伯特·貝茨·洛德(美)著，尹虎彬譯，《故事的歌手》，頁40、46。

35 左藤文一，《原始文學的研究：作為詩的排灣族歌謠考察》(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56)，頁124。

36 排灣族milimilingan的講述是類似史詩吟唱的方式講故事，本文姑且使用史詩研究慣用的「行」來指稱一句「故事」，引證之文本使用原資料的分行方式。

37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著，余萬居譯，《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頁319(頁83)。



saka-zazoa ti *sacamoakakai* patalaq azoa / *sacamoakakai* 嫉妒之說：<sup>40</sup>

第三行的人名 *sacamoakakai* 常見的型態是 *moakakai*，但是為了配合第一個字 *saka* 而加了前綴 *saca-*，變成特殊人名，使得重讀音節的元音組合變得規律（/a/-/a/-/oa/；/a/-/a/-/oa/）。第六行的三個人名 *pulalulalujan*、*kolilulilu*、*cukucuku* 與動詞 *kisuju* 的重讀元音互相呼應（/u/）。

【原4-3】「*pulalulalujan* 和老鷹 ti *pulalulalujan* katoa qadis」

izoa ti *pulalulalujan* ?a vavuluvulungan // vavuluvulungan 家有 *pulalulalujan*

izoa ti *tukutuku* ?a kadangiangan 在同社的

i qenalan ?a mamau // kadangiangan 家有 *tukutuku*。<sup>41</sup>

第一行的人名與家名的重讀音節元音相同（/u/），第二行的人名必須選用 *tukutuku*，其重讀元音才能合乎格律。

【原4-6】「ti *kulelulelu*」

naizoa tia *sapulalulalujan* 曾有 *sapulalulalujan*

kati *sasuluplupan* / 和 *sasuluplupan*（夫妻兩人），

?a poalak toa alak ?a medusa // 生有二子。

.....

.....

kiman anga toa ta vaqo 找出我們的粟來

sa *tsugtsug* anga” *tsugtsug*（舂粟聲）地舂！」

ajain ti *kolilulilu* // 對 *kolilulilu* 說。<sup>42</sup>

第一行夫婦的人名之重讀元音相同（/u/）；因為第三行的狀聲詞 *tsugtsug* 之重讀元音為/u/，所以兒子的人名自然就選用重讀元音也是/u/的 *kolilulilu* 使其諧調。

【原8-2】「*moakakai*」

sa poalak tai *moakakai* 生女 *moakakai*

40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著，余萬居譯，《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頁377（頁141）。

41 同上註，頁158。

42 同上註，頁162-163。

to ngoa?ngoa? aravats //

非常之美。<sup>43</sup>

重疊人名 moakakai 的重讀音節元音與動詞 poalak、靜態動詞 ngoa?ngoa? 的重讀元音都是/oa/。

從上面例子我們看到，人名的選用事受到聲學原理的制約，以最常被使用的重疊人名 cukucuku、pulalulalujan、kolelulelu、moakakai 這四個名字為例，在故事中的選擇、組合及次序並不是隨意的使用，而是由聲學價值及意義需要來決定，其巧妙的程度令人驚訝。將這四個重疊人名視為一組故事講述的「人名庫存」，考察其選擇、出現次序、排列組合，我們將會發現有趣的規則，而這規則正是在聲學價值與意義需要的諧調之下形成的。以下例子將為我們說明：

【原4-2】「ti pulalulalujan kati tukutuku」

izoa ti *pulalulalujan* ?a silinasalas // linasalas社有*pulalulalujan*

saka izoa ti *tukutuku* ?a simakalaulauz // makalaulauz社有*tukutuku*

.....

.....

saka vunglai ti *tukutuku* /

然後 *tukutuku* 懷了孕，

makalimal ?a vunglanglai /

懷了五天，

poalak to oqalai to ti *kolilulilu* //

就生了男孩 *kolilulilu*。<sup>44</sup>

這個故事的三個主要人物的關係是丈夫、妻子與小孩，其性別的可能性為「兩男一女」或「一男兩女」。故事出現的第一個人名決定了後面人名的選用，第一個人名為男性名 *pulalulalujan*，其重讀元音為/u/，所以在第二行出現之妻子的名字（第二個人名）其重讀元音也必須是/u/。在常用的四個重疊人名當中，女性名字有 *tukutuku* 及 *moakakai*，但是在聲學原理的制約下，故事選擇的人名必須是 *tutktuku* 而不是 *moakakai*，因為後者的重讀元音不是/u/。在小孩人名的選擇上，故事必須選用男性的名字 *kolilulilu*，因為在四個常用重疊人名中，有兩男一女的名字其重讀元音是/u/（*pulalulalujan*、*kolilulilu*、*tukutuku*），而女性名 *moakakai* 不符合聲學規則，因此小孩的性別就不能是女的，而男性名 *pulalulalujan* 已經被其他角色（父親）使用了，為避免重覆及合乎排灣族命名

43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著，余萬居譯，《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頁454-456（頁219-220）。

44 同註43，頁392-393（頁156-157）。

習慣，小孩的名字就一定是男性名 kolilulilu。

【原4-9】「變成人的陰莖 qalitsi ?a mutsautsau」

ti <i>moakakai</i> ?a sangasangan /	<i>moakakai</i> 走在最前面，
saka ti <i>tukutuku</i> /	次為 <i>tukutuku</i> ，
saka ti qalitsi /	再次為陰莖，
saka ti <i>kolilulilu</i> ?a vilivililan //	<i>kolilulilu</i> 殿後。
.....	.....
ka kiramata /	(大家) 洗臉或手腳時，
patual azoa qalitsi /	陰莖模仿，
taluktuk ?a pasa puzaluman //	在水窪裡 taluktuk 作響。
madodo ti <i>tukutuku</i> /	<i>tukutuku</i> 火大了，
visqetin toa kasiu /	用木頭打(陰莖)。 <sup>45</sup>

因著意義及聲學價值的制約，人名出現的次序也變得很重要。上例第一段是敘述故事人物要到泉邊洗滌，各個角色出場的前後次序讓我們看人名排列的巧妙。在意義方面，故事的男女主角為 qalitsi (陰莖) 與 *tukutuku*，故事為了讓這四行「平形式」(parallel) 句子裡人物的重要性呈現「交叉配韻」(chiasmus)，於是就讓女配角 *moakakai* 走在最前面，女主角 *tukutuku* 次之，男主角 qalitsi 第三，男配角 *kolilulilu* 殿後，形成「女配-女主；男主-男配」的結構；在聲學價值方面，因為人物行走的次序，這四行故事的四個人名重讀元音就呈現交錯的排列組合「/a/-/u//u/；/a/-/u//u/」。這兩個因素其實是在講述過程裡同時形成，是格律的一體兩面，並沒有先後輕重之別。在第二段裡面，男主角 qalitsi 頑皮，在水窪裡發出怪聲，發火打他的一定是 *tukutuku*，不會是 *moakakai*，除了在意義上前者是主角之外，更重要的是其重讀元音與狀聲詞 taluktuk 的重讀元音相同(都是/u/)。

【原7-1】「pulalulalujan ati cukucuku」

izoia i makazajazaja aza ti <i>cukucuku</i> //	makazajaza 社裡有 <i>cukucuku</i> 。
pitsikil cai <i>kolilulilu</i>	跟 <i>kolilulilu</i> 結了婚

45 同註43，頁406(頁170)。

poalak cai <i>pulalulalujan</i> //	生子 <i>pulalulalujan</i> 。
i makalaulauz ti <i>moakakai</i> /	又 makalaulauz 社有 <i>moakakai</i> ，
pitsikil cai <i>pulalulalujan</i>	跟 <i>pulalulalujan</i> 結了婚
poalak cai <i>cukucuku</i> //	生女 <i>cukucuku</i> 。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常見的重疊人名作為一組「程式」，其排列組合深受聲學規則的制約。故事是描述兩個女人各自結婚生子組成兩個家庭，這兩個小孩後來又互相結婚。因此，如果將家庭成員性別可能性與四個人名加以排列組合，可以有許多變化。但由於故事的「分行」<sup>47</sup>與女性重疊人名重讀元音的制約，排除了許多可能性，使得人名使用的排列組合變成必然。因為第二行與第四行裡面的人名必須要「半諧音」（重讀元音要相同），所以 *moakakai* 這個名字就不能出現在這兩行，只能在第一及第三行使用，不然就不合韻律。因此，可能的組合只剩八個：

母	父	子/女	母	父	女/子
(一)	<i>cukucuku</i> //	<i>kolilulilu-</i> <i>pulalulalujan</i> //	<i>moakakai</i> /	<i>pulalulalujan-</i>	<i>cukucuku</i> //
(二)	<i>cukucuku</i> //	<i>pulalulalujan - kolilulilu</i> //	<i>moakakai</i> /	<i>kolilulilu -</i>	<i>cukucuku</i> //
(三)	<i>cukucuku</i> //	<i>kolilulilu- cukucuku</i> //	<i>moakakai</i> /	<i>pulalulalujan-</i>	<i>kolilulilu</i> //
(四)	<i>cukucuku</i> //	<i>pulalulalujan - cukucuku</i> //	<i>moakakai</i> /	<i>kolilulilu -</i>	<i>pulalulalujan</i> //
(五)	<i>moakakai</i> //	<i>kolilulilu- pulalulalujan</i> //	<i>cukucuku</i> /	<i>pulalulalujan-</i>	<i>cukucuku</i> //
(六)	<i>moakakai</i> //	<i>pulalulalujan - kolilulilu</i> //	<i>cukucuku</i> /	<i>kolilulilu -</i>	<i>cukucuku</i> //
(七)	<i>moakakai</i> //	<i>kolilulilu- cukucuku</i> //	<i>cukucuku</i> /	<i>pulalulalujan-</i>	<i>kolilulilu</i> //
(八)	<i>moakakai</i> //	<i>pulalulalujan - cukucuku</i> //	<i>cukucuku</i> /	<i>kolilulilu -</i>	<i>pulalulalujan</i> //

然而，在這八個組合裡面，第三、四、五、六組是不合理的，因為在排灣族的命名法則裡，小孩的名字不能與父母的相同，但是這四組裡面都出現女孩與母親同名的不合理現象（見組合之斜體字），因此，符合聲學格律又符合排灣族命名法則的組合其實只有四組，而例證【原7-1】是屬於第一種組合。並且我們會發現母親為 *cukucuku* 的組合，小孩一定是男孩；母親是 *moakakai* 的組合，小

46 同註43，頁436-441（頁200-205）。

47 在《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的文本中，敘事的行間停頓由「/」或「//」標記，前者停頓較短，後者停頓較長，由這兩個符號分隔者為完整的「一行」。

孩一定是女孩，這是由於這四個重疊人名的重讀元音制約所造成。由這些組合我們可以推斷，人名的使用是「整組的」被使用，而這一整組人名排列，正是「程式」的證明。

### 三、作為程式的「重覆」

程式的樣貌可能是一個短語、半行詩、一行詩，甚至是數行詩形成的描述性的段落或重覆出現的事件，透過這些程式，故事講述者可以編織自己的故事。規模較小的程式，它們可能是一個詞、短語、半行詩或一行詩，有時也可以被稱成為「套語」，是在同一則故事的不同段落或不同故事中反覆出現的重覆詞語。例如，下面這兩則故事中所使用的重覆短語「la oqalai」（我是男子漢！）（粗黑體所示）：

【原4-1】「猴子和螃蟹 ti dail kati gagang」

sa lamain ni daidail //	猴子燒了（且）說：
“skoda sun toa ku sapoi qalian”//	「朋友你覺得我的火如何？」
“makoda <b>la oqalai</b> /	「有什麼嘛！我是男子漢！
uza tsu anan akin /	我還在這裡活著，
sa tisun aj-anan /	輪到你了，
qalian i daidail”//	猴子我的朋友啊！」
.....	.....
lamain ni gagang //	螃蟹放火了，問：
“skoda sun toa ku sapoi qalian”//	「朋友你覺得我的火如何？」
“makoda <b>la oqalai</b> /	「有什麼嘛！我是男子漢！
uza tsu anan akin”//	我還在這裡活著。」 <sup>48</sup>

【原4-3】「pulalulalujan 和老鷹 ti pulalulalujan katoa qadis」

“anima no qaqejavin”aja ti pulalulalujan //	「為何慌亂呢？」
“matsaj-anga aja-min tanusun”//	「我們以為你死了！」
“kizoaza matsai /	「我怎麼會死呢？」
<b>la oqalai</b> /	我是男子漢，

48 同註43，頁388-389（頁152-153）。

are sakamaja saomaqaei”/                      好了回家去吧！」  
mangtiz i omaq //                                就回家去。<sup>49</sup>

這個短語分別出現在【原4-1】的兩個段落中，這兩個段落有著類似的情節和結構，重覆短語出現在句子相同的位置擁有相同的句法功能，且與前半行的元音排列呈現「半諧音」（/a//o//a/-/a//o//a/），是一個標準的程式套語。而在【原4-3】也有「**la oqalai**」這個短語，它獨立成為一行，與前一行「kizoaza matsai」的句尾元音相同（都是/ai/），是諧韻關係。這個短語重覆出現在不同故事當中是偶然嗎？當然不是，因為這兩則故事為同一地點（古樓社 kulalau），同一來源的故事，<sup>50</sup>所以我們可以推斷這個短語是該地區共有的程式。

其實，如果單就同一則故事裡面的重覆詞語或句子，我們會發現更多的例證（粗黑體所示），例如【原4-3】兩個段落使用完全相同的句子：

**skoda sun toa ku sapoi qalian”//**                      「朋友你覺得我的火如何？」  
“**makoda la oqalai /**                                      「有什麼嘛！我是男子漢！」

口社部落柯金妹（Tavavatan ljigeraw）女士講述的【欺騙老頭的兩女孩】，故事不同句子之中有許多重覆的詞語：

azaruku similingan                                      我要講的故事  
mavan **tiya marerava //**                                就是那兩個好朋友的（故事）。  
izuaya **tiya marerava**                                      就是那兩個好朋友  
kikasikasiu izua igatu /                                      在山上砍材，  
auman izua lemangeda ti savuluvulung /                      老頭聽到了（砍材聲）說：  
“**timamun timamun na calealeas”aya man /**                      「是誰啊！是誰啊！這砍材聲！」  
“**tiyamen tiyamen vuvu a kikasikasiv**”                      「是我們！是我們在砍材！祖輩！」  
aya **tiya madu a mararava //**                                那兩個好朋友回答說。

49 同註43，頁395（頁159）。

50 《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以部落為單位，分別記出各部落報導人的名字、性別、年齡，但是卻無法知道個別故事的報導人是誰。因為該書古樓部落有五個報導人，所以這兩則故事是否為同一人所說實在無從查考，我們只好把它們視為同一來源。不過這對程式的考察並不會有所影響，因為同一個地區共同分享著同一個口頭傳統的，當然包括「程式」。

.....  
ikanakisudu ikanakemuda  
kaligilin a paulid angata //  
amin azua.

.....  
沒有性行為也沒有怎麼樣  
(老頭)真的完全被騙了。  
就此結束。<sup>51</sup>

【胡1】「蜘蛛為 tjukutjuku 織路 sisan jaranti tjukutjuku nua kumakuma」，在不同段落的不同人物口中，說出完全相同的話語：

“tjengerai sun kumakuma  
ta ku sinu patak ?”  
aiain ni tjukutjuku.  
**“ui! avan a ku linai nu qemujai!**  
urhi ku si linai!  
urhi ku pizua tua ku kinanuka a semakesak!”  
aia zazua ti kumakuma.  
.....  
“salinga sun kumakuma ?”  
aian.  
**“ui! avan a ku linai nu qemujal!”**  
aia zua a kumakuma uta aia.

「蜘蛛！  
你很喜愛我除掉的檳榔蒂嗎？」  
tjukutjuku 就對蜘蛛說。  
「是的！下雨時我要當傘！  
是我避雨用的傘！  
我要放我捨的線！」  
那蜘蛛回答說。<sup>52</sup>  
.....  
「蜘蛛！你很喜愛我除掉的檳榔蒂  
嗎？」  
pualaluluian 就對蜘蛛說。  
「是的！下雨時這就是我的傘！」  
那蜘蛛就回答說。

以上這些重覆出現的詞語，不管是短語、句子、對話，在這些故事中都是起著「程式」的作用，對於講述者在編創故事時給予音韻上、意義上的提示與幫助。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就不再多加舉例。

除了重覆的詞語或句子之外，規模較大的程式，是由數行詩形成的重覆場景（描述性的段落）或重覆出現的事件。重覆（repetition）對於講者與聽者意義重大：可以讓講者預思下文，幫助聽者記憶，可以加強聽與說的互動，使聽

51 根據2006年3月10日訪問柯金妹的錄音整理而來。故事的記音及講解翻譯承蒙江淑貞女士協助。原講述故事無標題，【欺騙老頭的兩女孩】是為了便於指認，根據江淑貞女士的翻譯講解而加上的。囿於時間及能力目前無法紀錄出全篇故事，只整理出開頭跟結尾。

52 胡台麗，〈虛構傳說的真實〉，《屏東傳統藝術：屏東縣傳統藝術論文集》，頁161、165。

眾參與感增加；也可以作為整個故事的結構基礎，<sup>53</sup>因此，重覆對於故事情節的開展、戲劇的張力及情緒的醞釀有著不可或缺的功用。重覆的事件或情節，透過人物的行動、聲音的反覆，強化聽眾對故事情節的投入，每重覆一次情緒就被強化一次，逐步的將聽眾帶往故事的高潮，獲得最大的「娛樂」效果。

例如，【原1-1】「ti sapulalujalujan」故事對於男主角要睡哪個地方，重覆了兩次類似的對話場景，這對於整篇故事的情節發展似乎沒有作用，但是卻使的故事的細節更加豐富（粗黑體為重覆字句）：

qau more <b>qoemilinganga</b> /	要睡的時候，
?ilavaran ti sapulalujalujan /	sapulalujalujan 告訴乃妻說：
“ <b>qoemilinga?in i kulakula</b> ”/	「我睡在（牀的）腳那邊！」。
aja ?ilavaran toa valau //	
?a valau“ <b>maja qoemiling</b> i kulakula	妻子說：「不要睡在腳那邊
makulakula sun”//	腳會殃及你！」

“ <b>qoemilinga?in i laving</b> ”	「我到邊邊去睡吧！」
aja ti sapulalujalujan //	於是 sapulalujalujan 說。
?ilavaran ?a valau /	妻子說
“ <b>maja qoemiling</b> i laving /	「別睡邊邊，
malavilaing sun /	邊邊會殃及你，
qoelingu izoa icoa qoeluz”	到柱子那邊去睡！」
aja ?a valau //	妻子這樣說。
qua vaik a <b>qoemiling</b> sma coa	於是 sapulalujalujan
qoeluz ti sapulalujalujan //	到柱子那裡去睡。 <sup>54</sup>

【原4-9】「變成人的陰莖 qalitsi ?a mutsautsau」，男主角由原本只有陰莖變成了美男子，女主角心生愛慕說什麼也要嫁。故事透過媒人兩次的勸說，男主角兩次的拒絕，將女方熱切之情表露無遺，最後女主角終於親自出馬，男主角才接受婚事，故事的張力在此展現：

53 Edwards & T. Sienkewicz, *Oral Cultures Past and Present*, Cambridge, 1991, p.155、P.165.

54 同註43，頁263（頁27）。

- “sau liliu lavolivolian /  
ula-kin ?a povavolongan”//  
vaik ti salavolian /  
mangatiz i vavuluvulungan //  
“ako ?a mangtiz sun vuvu”/  
aja ti pulalulalujan //  
“sau liliu /  
aja ti tukutuku /  
‘ ula-kin ?a povavolongan’aja /  
avan u ko sis a maza”//  
“aia no ka-kin ?a pokaoi /  
i ka magalu ?a nu taotsiksikil”/  
aja ti pulalulalujan //
- sa vaik salavolian /  
mangatiz i pakudavadavai //  
“oa ini ka pokaoi /  
lalak //  
“sau sakamaja vuvu ku tukujawaw  
-anga toa ritvut ?a didi to lima”//  
vaik ti salavalion ?a sma vavuluvulungan /  
“ku tukujawaw-anga toa ritvut ?a  
didi to lima’/  
aja lalak”//  
“no kaikin ?a pokaoi angata”/  
aja ti pulalulalujan //  
vaik ti salavalion ?a sma pakudavadavai /  
“ini ka pokaoi ?a parakit”//  
“toari /  
ku sazowaw-anga sakamaja”/
- 「媒人呀！去看看吧！  
就是沒有聘金我也嫁！」  
媒人就去了  
到了 vavuluvulungan 家。  
「vuvu 你為什麼來？」  
pulalulalujan 問說。  
「tukutuku 叫我來看看，  
說是不給聘金也要嫁，  
所以我才來。」  
「唉呀！我怎麼能答應呢？  
上次妳們欺負我！」  
pulalulalujan 說道。
- 媒人回到 pakudavadavai 家，  
說道：  
「哎呀！孩子們！  
還是不肯啊！」  
（tukutuku）說：「一定要去，  
vuvu，我用五隻白豬賠罪！」  
媒人又去 vavuluvulungan  
「孩子們說：『我要用五隻  
白豬賠罪』！」
- 「真的！我怎能答應呢？」  
pulalulalujan 說道。  
媒人又到 pakudavadavai 家  
說：「說什麼也不答應」  
「沒關係！  
我到那邊去！」

aja ti tukutuku // tukutuku 說道。  
 kimatsu to qata tanoita i kavatis / 就帶著一大芋籃的琉璃珠  
 saka avan a nanimanimanga 和多種上選物品，  
 sinutalavavuluvulungan /  
 sa vaik anga sma vuluvulungan ti tukutuku / 到 vuluvulungan 家去，  
 ?au sa pariputsikil anga sakamaja // 跟 pulalulalujan 結了婚。<sup>55</sup>

【原7-2】「ngangai 鳥和 cugrui 鳥 ngangai atoa cugrui」運用重覆的場景或事件成功的營造出濃厚情緒氛圍。該故事使用重覆對話語句構成故事的主要內容，在這一問一答當中，重覆的詞語幾乎佔掉了三分之二的篇幅，但卻是該篇故事的精華，一點也不覺得單調冗長：

“**uza ina /** 「給你吧（把弟弟）媽媽！  
**mapi? a?in”/** 我受不了！」  
 “?o alapav-anga i cai navanaval”// 「到了 navanaval 就給我！」  
**“uza ina /** 「給你吧媽媽！  
**mapi? a?in”/** 我受不了！」  
 “?o alapav-anga i silvilvic”// 「到了 silvilvic 就給我！」  
**uza ina /** 「給你吧媽媽！  
**mapi? a?in”/** 我受不了！」  
**“galu anan /** 「稍等！  
 ore ?ivasa-nan **a?in /** 我要採一下芋頭。  
 ?u patutuav-anga nusaoni / 去了芋葉，  
 nu ?a jima?oja?ot **a?in”//** 我就餵奶！」  
**“uza ina sajilung ti cugrui”//** 「給你吧媽媽 cugrui 很重！」  
**“galu anan //** 「稍等！  
 ?imasanan **a?in”//** 我要煮一下（芋頭）。」  
**“oi la?oa mapi? a?in”//** 「好的！可是我受不了！」  
**“galu anan /** 「稍等！  
 ?u vutsilav-anan ?a ca ?insa”/ 我要把東西拿下來，

55 同註43，頁411-413（頁175-177）。

?a pasa?iluts?its”//	放在木架上。」
“ <b>pai</b> uza-nga ina /	「來！給你吧媽媽！
pa?ani ti cugrui”//	給 cugrui 吃！」
vulo?an ta ngitsu //	（母親）擲來芋頭皮。
si ?ilonong ni ngangai /	ngangai 刮取附在皮的芋肉，
sa patomoi //	從肩上伸過去給弟弟。
“ <b>pai</b> vulo?i to ita ?a ?u kaka”//	說：「來！請丟一個給弟弟吧」
ngitsu sa?amaja sivulo? /	可是丟過來的都是芋皮，
sa lului to si?ilonong ni ngangai //	ngangai 只好拾之拿附在皮裡的芋肉給
	弟弟。
ma?a ?an anga litiko ti ?ina //	母親吃了，（從樹上）下來。
<b>uza ina /</b>	「給你吧媽媽！
<b>mapi? anga a?in”/</b>	我已經受不了！」
“ <b>galu anan /</b>	「稍等！
jimaut anan <b>a?in/</b>	我要準備一下
to ?u ?inatsu ?a sma oma?”//	帶回家的東西。」
“ <b>pai</b> tutu anga ?ina /	「來餵奶吧媽媽！
matsula-ngata ti cugrui”//	cugrui 是真的餓了！」 <sup>56</sup>

這則故事是排灣族流傳非常廣泛的 milimilingan，述說一個狠心的母親虐待兩個小孩，不給他們食物，最後小孩傷心變鳥，母親被父親處罰變老鼠的故事。主要的情節是由年長的小孩抱不動年幼的小孩要母親幫忙，卻一直遭到拒絕拖延的對話構成，故事中不斷重覆著孩子的哀求「**uza ina / mapi? a?in /**」（給你吧媽媽！我受不了！）以及母親的拖延「**galu anan**」（稍等！），孩子經過了四次的重覆哀求，透過重覆一次又一次加孩子深悲傷失望的情緒及母親殘酷狠心的形象，終於在第五次的哀求時，講述者使用了一個完成式用詞「**mapi? anga a?in**」（我已經受不了！），預示故事的情節要有所轉變，悲傷失望的情緒在這裡也達到了最高潮。透過這種手法來營造情緒氛圍，聽眾常常會隨著講述者的聲音語調及肢體動作起舞，也難怪小林保祥對於排灣族故事講述的情境有如此生動的描寫：

56 同註43，頁449-451（頁213-215）。

隨著故事的展開，出現了某個驚心動魄的情節時，大家會發出「呀」（果然是少年）和「啊呀」（果然是少女）的驚嘆聲；到了悲哀的地方，大家或者同情：「真是可憐啊！」，或者氣憤：「真是個壞東西！」。聽到九死一生終於化險為夷的內容時便放了心一般地一齊鬆口氣：「太好了！」

聽故事就是這樣根據情節的變化而一一隨聲附和。大人如果在旁邊，也會一同附和。對即使是聽過無數遍的故事也會像初次聽到一樣感到驚嘆或感動。<sup>57</sup>

另外，透過重覆的場景、事件可以幫助講述者在構築篇幅較大的故事時減輕臨場編創故事的壓力。講述者藉著重覆的敘事段落及事件便可以輕易構築出一部較為龐大的故事。最明顯的例子是【原7-1】「pualalulujan aticukucuku」，故事的大要是：主角結婚無子被迫仳離，女主角再婚，男主角憂傷而死，女主角也一起殉情化蝶，後來在神靈祝福下生下小孩。這是《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排灣族部分最長的故事，總共有158行。該故事敘述了兩場婚禮（包括問聘、婚禮預備及迎娶、接待）佔了極大的篇幅（第一場35行；第二場45行）是該故事最重要的部分。故事中兩次婚禮的敘述從問聘、婚禮預備及迎娶、新娘接待男方親友的對話可以清楚的看到程式的痕跡（粗黑體為兩場婚禮相同的字句）：

（一）問聘：

第一次婚禮

<b>“sau vungavan /</b>	「去吧媒人！」
<b>?ivada?i to ?ima?uda?uada ?a silisi”//</b>	問需要多少聘金。」
<b>“awa izua-za pucaomaomal aza lisian</b>	「頭目的聘金豈有不同！」
<b>to mamazangilan //</b>	
<b>taidai za taitai anga /</b>	一百就是一百，
<b>pusilivavau to tapulok(u)”//</b>	外加十。」

57 小林保祥著，松澤員子編，謝荔中譯，《排灣傳說集》，頁91。

## 第二次婚禮

“sau vuvu vungavan / 「去吧媒人 vuvu !  
 tsi?ilo / 往回走，  
 sa ?ivada?i to ?ima?uda?uada ?a silisi”// 問問要多少聘金。」  
 “awa izua-za pucaomaomal aza lisian 「頭目的聘金豈有不同！  
 to mamazangilan /  
 taidai za taitai anga / 一百就是一百，  
 pusilivavau to tapulok(u)”// 外加十。」<sup>58</sup>

### (二) 婚禮的預備及迎娶：

#### 第一次婚禮

“icin ?a ?oemalup(o) nutrau la ?alian / 「我們明天去狩獵吧朋友們！  
 ?a ?i vulagau ca sipapitsikil / 採花作我們婚禮之用的頭飾  
 are ?alupi / 走吧！打獵去！  
 ?ivulagalagavo ?a makatsivtsivng / 採頭飾用的花吧青年們！  
 vitsi?o ?a ramalimaling / 切肉吧老人們！  
 caso cacaino anan ?a lavalian”// 哪種lavalian花比較好呢？」  
 “caso cakakidi anan”// 「小的好！」  
 “are saoma?i anga”// 「回家去吧！」  
 tsi?il(u) anga ?a makatsivtsivng 青年們和老人們都回來了，  
 ?a ramalimaling /  
 sa sman vulagalagalau ?a makatsivtsivng / 青年們造頭飾，  
 sman vucuvucul ?a ramalimaling // 老人們切肉。  
 “are anga ?a papitsikili 「走！到 makalaulauz 社  
 ?a sma makalaulauz”// 舉行婚禮！」  
 sa vai? a tama?alan calu sasuzan // 全社的人都到了休息所。  
 mato matiztiz ?a sini?oang // 槍號聲如打嗝兒般（續響）。

58 同註43，頁436、444（頁200、208）。

## 第二次婚禮

“are anima-ja ?alupi / sa ca ?ivulagavi”// sipa?apusal ?a ?oemalu?alup // “?ivulagavo ?a makatsivtsivng / vitsi?o ?a ramalimaling / caso cacaino anan ?a lavalian / caso ca kakidi anan / tsizu aza / are sa oma?i / masilim ?a ?adau / sulavai ?a ca ?inivulagau // ?a ca ?inalap(o) / sau ?aivo anan”/ tsi?il anga ?a makatsivtsivng ?a ramalimaling // “sano vulagalagavo ?a makatsivtsivng / sano vuculo ?a ramalimaling / icin ?a vai? ?a nutteau ?a sma makalaulauz ?a pitsikil / are ?a tamakalan”// uzaj-anga a sikanavnaval i sasu?uananga // mato matiztiz ?a sini?oang / namaja i makalaulauz ?a uta //	「好了！打獵去吧！ 我們去採做頭飾的花吧！」 就去打兩天的獵。 「青年人去採頭飾的花， 老人們切肉吧！ 哪一種 lavalian 花好呢？ 小的好！ 停止吧！ 回家去， 日暮了！ 解開我們所採的花。 取出獵獲之物， 吃晚餐了。」 青年們和老人們都回來了。 青年們做頭飾的花， 老人們切肉吧！ 明天我們就要 到 makalaulauz 社舉行婚禮， 聽著！全社的人！」 kanavnaval 社的人來到休息場所。 槍聲如打嗝般（續響）， makalaulauz 社這邊也一樣。 <sup>59</sup>
--	--

### （三）新娘接待男方親友的對話：

#### 第一次婚禮對話

“uzaja-anga nia ?apo // imon ?a nama?osav-anga /	「來！檳榔給妳們！ 你們口渴了吧？」
---	-----------------------

59 同註43，頁438、444-446（頁202、208-210）。

**imon ?a namavali anga /** 你們被風吹了吧？  
**nu si?a i jalan anga”//** 你們走路來！」  
**“oi anga nama?osav-anga-min /** 「是的，我們口渴了！  
**namavali anga-min /** 也被風吹了！  
**nia si?a i jalan anga”//** 我們走路來！」

第二次婚禮對話：

**“uzai anga nia ?apo ?inarasingan /** 「我們有檳榔大碗酒  
**ti?ilo anga imon //** 喝吧你們！  
**?a nama?osav-anga imon /** 口渴了吧你們？  
**?a namavali anga /** 被風吹了吧？  
**nu si?a i jalan anga /** 你們走路來！  
**nu si?a i sasu?uzan anga”//** 你們在休息所！」  
**“oi nia gaogavi /** 「是的，我們接受！  
**sa nia ?apoi /** 我們嚼！  
**sa nia ti?ili //** 我們喝！  
**nama?osav-anga-min** 我們真的渴了  
**namavali anga-min ?a pa?ole?olid”//** 真的被風吹了！」<sup>60</sup>

從上面例證可以看到，第二場的婚禮敘述乃是從第一場的敘述中變化出來的，一些重要的字句是相同的，當然，為了避免重覆產生的單調感，講述者在第二場婚禮的敘事中又增添了許多細節的描寫，或調整句法結構使得程式在重覆使用的同時，又增添了變化。例如，在婚禮準備的場景當中，在打完獵採完花之後，第一次只是直接回家；但是第二次婚禮就添加了「日暮」、「解開花」、「取出肉」的描述（粗黑體所示）：

第一次：

**“are saoma?i anga”//** 「回家去吧！」  
**tsi?il(u) anga ?a makatsivtsivng** 青年們和老人們都回來了，  
**?a ramalimaling /**

60 同註43，頁439、443（頁203、207）。

第二次：

are sa oma?i /	回家去，
<b>masilim ?a ?adau /</b>	<b>日暮了！</b>
<b>sulavai ?a ca ?inivulagau //</b>	<b>解開我們所採的花。</b>
<b>?a ca ?inalap(o) /</b>	<b>取出獵獲之物，</b>
<b>sau ?aivo anan”/</b>	<b>吃晚餐了。」</b>
tsi?il anga ?a makatsivtivng	青年們和老人們都回來了。
?a ramalimaling //	

調整句法結構使得重覆語句有變化的例子，在新娘接待男方親友問候「是否口渴？是否被風吹了？」的對話中可以明顯看出。在第二次的對話中，講述者將人稱代詞「imon」（你們）從句首調到了句尾，第二句更省略了人稱代詞（如粗黑體所示）：

第一次：

<b>imon</b> ?a nama?osav-anga /	你們口渴了吧？
<b>imon</b> ?a namavali anga /	你們被風吹了吧？

第二次：

?a nama?osav-anga <b>imon</b> /	口渴了吧你們？
?a namavali anga /	被風吹了吧？

另外，這個故事的婚禮分別由三個場景組成，故事講述者利用這三個場景組構了兩場婚禮，但是在組構這兩場婚禮時卻將場景的順序作了調整，第一場婚禮三個場景的順序是：「問聘→婚禮預備及迎娶→新娘接待男方親友對話」；第二場是：「新娘接待男方親友對話→問聘→婚禮預備及迎娶」。它們有如磚塊一般自成一格，講者隨著情節的需要調整其順序，對於它們內部結構及組成並不會有任何影響，由此更可以證明這三個場景是獨立的「程式」。這印證了洛德所說的，口頭敘事中的敘事單元，其存在有本身的意義，但同時又是為整個作品而存在的，而這敘事單元是一種活的、變化的、有適應性的藝術創作。<sup>61</sup>

61 阿爾伯特·貝茨·洛德（美）著，尹虎彬譯，《故事的歌手》，頁136。

#### 四、程式化敘事對故事風格的影響

由於程式化敘事的關係，使得 milimilingan 故事的表現能夠更為繁複，而沒有程式化敘事的故事就較為簡潔。例如【原1-6】與【原7-2】這兩則「cuglui 鳥和 nganai 鳥」的比較，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差別（注意粗黑體部分）：

【原1-6】「cuglui 鳥和 nganai 鳥」

<u>izoa sitsoajan</u> mar?alaalak ?a macilu //	古時有親子三人。
uzai a alak noa kina ?a lumamad anan //	（其中）一子仍為嬰兒。
qau sipasival toa alak ?a calavuluvulungan	母親使長女背之，
a? vavajan /	
qua sa vaik a kina ?a ?ivorasi //	自己去採地瓜。
manu tsoaj-anga aravats qoemaong ?a kidikidi /	可是孩子不久就哭了，
qua katsuin nazoa cavulung ?a kaka pasa coa kina //	於是姊姊帶到母親處去。
qua ?ilavaran ?a alak ?a cavuluvulungan /	告訴母親說：
<b>“soalapu ti ading ?a qoemaong”ajain ?a kina //</b>	<b>請把寶寶接過去，他哭了！</b>
<b>“galu anan /</b>	<b>母親卻說：「稍等！</b>
<b>?ivorasi anan-a?in”aja kina //</b>	<b>我要採更多地瓜！」</b>
<b>qoemaong aravats ?a kidikidi //</b>	<b>孩子哭的很厲害。</b>
<b>“soalapu ti ading”ajain anan uta ?a kina //</b>	<b>又向母親說「請把寶寶接過去！</b>
<b>la?oa ini soalapi angata //</b>	<b>可是母親依然不接。</b>
<b>qau kiman to tsingil /</b>	<b>然後（母親）吃午餐了，</b>
.....	.....
avan si?a uzajanga noa	今日之所以有 cuglui 鳥
cuglui atoa ngangai totsü //	和 ngangai 鳥其因在此。 <sup>62</sup>

【原7-2】「ngangai 鳥和 cugrui 鳥」

<b>“uza ina /</b>	<b>「給你吧（把弟弟）媽媽！</b>
<b>mapi? a?in”/</b>	<b>我受不了！」</b>
<b>“?o alapav-anga i cai navanaval”//</b>	<b>「到了 navanaval 就給我！」</b>

62 同註43，頁290-291、293（頁54-55、57）。

“uza ina /	「給你吧媽媽！
mapi? a?in”/	我受不了！」
“?o alapav-anga i silvilvic”//	「到了 silvilvic 就給我！」
uza ina /	「給你吧媽媽！
mapi? a?in”/	我受不了！」
“galu anan /	「稍等！
ore ?ivasa-nan a?in /	我要採一下芋頭。
?u patutuav-anga nusaoni /	去了芋葉，
nu ?a jima?oja?ot a?in”//	我就餵奶！」
“uza ina sajilung ti cugrui”//	「給你吧媽媽 cugrui 很重！」
“galu anan //	「稍等！
?imasanan a?in”//	我要煮一下（芋頭）。」
“oi la?oa mapi? a?in”//	「好的！可是我受不了！」
“galu anan /	「稍等！
?u vutsilav-anan ?a ca ?insa”/	我要把東西拿下來，
?a pasa?iluts?its”//	放在木架上。」 <sup>63</sup>

【原1-6】敘述簡潔，沒有太多人物的對話、重覆敘述及修飾，與 milimilingan 故事經常使用對話、重覆及許多細節修飾的風格極為不同。而且，其開頭用讓聽者信以為真，讓講者、聽者「返回」過去的開頭（「?a / izoa sitsoajan-」，加底線者），加上解釋性強烈的結尾（解釋今日兩種鳥由來之因），使得這個故事的功能變成以訊息傳遞為主。<sup>64</sup>反觀【原7-2】就顯得繁複許多。比較兩則故事的結構發現【原7-2】是用對話做為故事的主要架構，相較於【原1-6】以敘述為主，前者顯得更有臨場感，讓聽者更能身歷其境，而且在小孩哀求母親的部分，【原1-6】只有一次就進入母親吃午餐的情節，而【原7-2】卻有多達五次的哀求才進入吃午餐的場景，自然比【原1-6】更能醞釀悲哀失望情緒，引請聽眾共鳴。因此，不管就戲劇張力或故事結構的複雜程度來說，【原7-2】比【原1-6】更勝一籌，故事產生的娛樂效果大大地提升。

63 同註43，頁449-450（頁213-214）。

64 有關排灣族故事開頭、結尾模式的不同造成故事性質差異的討論，請參考：曾基璋，〈排灣族故事分類研究：milimilingan邊界的探索〉第四章第一節。

會產生這種風格上的差異，乃是要歸因於「程式化」的敘事。【原1-6】以第三人稱的敘述為故事主軸，鮮少重覆的敘述（程式），結尾又有強烈的解釋意味，風格較為簡單樸素；相反地，【原7-2】以第一人稱的對話為故事主軸，並使用大量的重覆話語，且沒有多餘的解釋意味，其風格自然較為繁複。

## 五、結語：風格、功能與敘事策略

然而，為什麼故事會發展出不同的風格呢？追根究柢，其實是因為故事「功能取向」的差異所造成。不同的口頭故事在其原生環境（context）有著不同的性質及功能，有些具有「神聖性」，有些則是「世俗的」；有些是為了傳遞訊息，有些則純粹為了娛樂。而這些不同功能的故事，也就採取了不同的敘事策略，發展出了不同風格的故事。

一般傳遞訊息的功能，只要清楚明確就好，過多的修飾反而會模糊了焦點；然而要有娛樂效果需要的是錯綜複雜的情節，引人入勝的戲劇張力以及繁複的細節修飾。從前面的討論我們發現，透過程式化的敘事，milimilingan得以發展出龐大的篇幅及繁複的風格，為了使故事更具美感娛樂效果，講述者便隨著才性增添故事的細節，並適度的使用程式讓故事更加豐富。由此可知，milimilingan最主要的功能並不是在於傳遞訊息之「實用」功能，而是一種藝術的口語表現方式。也就是說，因為程式化敘事的關係，使得milimilingan發展出與排灣族其他口頭文類有所差別的風格，進而使其承接的「功能」也與其他文類的故事有所分別。

表格：排灣族故事人名形式表

人名形式	人名	文本出處	次數	備註
原形人名	koloi	原3-7	1	
	valuliau	原6-3	1	
	diaoqo	原9-3	1	
	moakai	原9-3、原10-3、原10-4	3	
	tail	原10-1	1	
	piri	原10-1	1	
	lauto	原10-1	1	
sa- 原形人名	sasimidalu	原1-5	1	
	sakidadau	原1-8	1	
	sakaporar	原1-10	1	
	savali	原2-1	1	
	sala' ats	原2-3、原2-5、原2-8、原2-16	4	
	saqalamudis	原2-15	1	
	sapajas	原2-17	1	
	satsuyui	原3-4	1	
	saolong	原3-7	1	
	saqoelung	原4-5	1	
	sapangil	原4-5	1	
	sarongilingan	原4-8	1	
	salongiingan	原4-8	1	
	salemud	原4-8	1	
	savaculajan	原5-1	1	
	saolivan	原9-7	1	
	sapulungan	原10-3、原10-4、原10-5	3	
重疊人名	cukucuku tukutuku tokotoko	原3-6、原4-1、原7-1、原7-2 原4-2、原4-3、原4-9、原4-10 原4-7、原8-2	10	
	pulalulalujan	原3-6、原4-2、原4-3、原4-9 原7-1、原8-2	6	
	kolelulelu	原3-6、原4-2、原4-6、原4-9 原7-1、原8-2	6	

	moakakai	原4-7、原4-9、原7-1、原8-2	4	
	vurivuri	原7-1	1	
sa- 重疊人名	sapulalujalujan	原1-1、原1-5、原1-13、原4-6	4	
	sasulalulalui	原1-13	1	
	sacukucuku sacu' ucu' u	原1-13 原2-14	2	
	sadangadang	原4-5	1	
	sasuluplupan	原4-6	1	
	saiduidung	原4-10	1	
特殊人名	ngangai	原7-2	1	鳥名
	cugrui	原7-2	1	鳥名
	moatoko	原10-4	1	
	makululu	原10-4	1	
sa- 特殊人名	sacamoakakai	原3-6	1	奇怪的名字
沒人名		原1-2、原1-3、原1-4、原1-6 原1-7、原1-9、原1-11、原1-12 原1-14、原1-15、原1-16 原1-17、原2-2、原2-4、原2-6 原2-7、原2-9、原2-10、原2-11 原2-12、原2-13、原3-1、原3-2 原3-3、原3-5、原4-4、原5-2 原5-3、原6-1、原6-2、原8-1 原8-3、原9-1、原9-2、原9-4 原9-5、原9-6、原10-2	38	
文本來源：《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排灣族部分 人名總數：73 人名數：40 有效文本數：74				

附錄：《原語實錄臺灣高砂族傳說集》故事目錄

編號	故事標題	採錄地點	內容大要	備註
原1-1	ti apulalujalujan	qatsilai社	丈夫sapulalujalujan 虐待妻子，妻子躲進茄荖樹住在 海外。丈夫遍尋不著，後來發現在 海外，就命榕樹伸長而到達妻 住處。起初妻不接納他，後來丈 夫努力挽回終又和好。	余萬居p.20 重疊人名 sapulalujalujan 有擬聲詞 teng qarecqeic 咯咯聲
原1-2	蛇妻 valau noa qacuvi	qatsilai社	老人摘花，蛇要娶她女兒，小女 兒答應嫁蛇，蛇富有，姊姊嫉妒 殺妹死後變成雞、松樹做成椅子 後有被燒。	余萬居p.30 沒人名 有擬聲詞 hi hi hi hi
原1-3	愚夫 maluclucuk ?a oqalai	qatsilai社	有一愚夫妻子叫他砍材、洗小 孩、數雞都發生極愚蠢的事；在 朋友婚宴中出醜還把菜餚全吃 光。	余萬居p.37 沒人名
原1-4	兄弟 mar?kaka	qatsilai社	弟搖樹有金銀；兄搖樹掉蛇、石 頭。弟鋤地有財寶；兄鋤有石 頭。弟放香屁；兄放臭屁被頭目 殺了。	余萬居p.45 沒人名
原1-5	ti sapulalujalujan ati sasimidalu	qatsilai社	sapulalujalujan攻擊敵社被殺。 母親兒子長大去報仇而不讓他知 道，後來兒子得知詳情並報仇且 讓父親復活。於是族人慶賀，兩 人都成了頭目。	余萬居p.48 重疊人名 sapulalujalujan 原形人名 sasimidalu
原1-6	cuglui鳥和nganai鳥 cuglui atoa nganai	qatsilai社	兩姊妹被母親虐待，於是變成 鳥，一個往東一個往西飛，在相 遇時成白髮。是cuglui鳥和nganai 鳥的由來。	余萬居p.54 沒人名
原1-7	豬勝束社人的出草 maqenatsap ?a sqalu	qatsilai社	豬勝束社人出草，發現一美女取 之，欲交卻無性器官，到狗交尾 期才出現，才知此女人是狗的子 孫。	余萬居p.57 沒人名

原1-8	女人們和sakidadau mardava ati sakidadau	qatsilai社	女人舂米將天空頂高，太陽瞎成了月亮。sakidadau抓了一女為妻，後女藉大便逃走。	余萬居p.60 原形人名 sakidadau 有擬聲詞 tsalugtsug太陽叫 a 大便叫聲
原1-9	穿山甲和螃蟹 qam atoa gang	qatsilai社	穿山甲與蟹去採果，穿山甲將熟的藏起；後來相約燒茅原，穿山甲躲地下沒事，螃蟹卻被燒死，穿山甲使蟹復活但割他的陰莖讓蟹吃，後來又復原。	余萬居p.63 沒人名
原1-10	ti sakaporar	qatsilai社	sakaporar的陰莖很長，常調戲婦女，朋友欺騙害陰莖沾滿荊棘刺，刺放入壺中，騙朋友喝酒，卻變出蜂螫人，是蜂的由來。	余萬居p.68 原形人名 sakaporar 有擬聲詞 tsiuvk啾
原1-11	被妻子殺死了的丈夫 valau ?a oqalai ?a qeintsi noa vavajan	qatsilai社	有對貧窮夫妻，夫外出謀生，妻與人通姦，前夫回來卻被謀殺，這全被賊看到，後來頭目查明真相殺了姦夫淫婦。	余萬居p.72 沒人名
原1-12	割斷手臂的上蕃人 namingdoq toa lima ?a sicakuvkuvul	qatsilai社	有親子四人，母親外出工作晚未歸，上蕃人欲吃之，但小孩不開門，騙他將手身進門洞而折其手，上蕃人自行斷臂而逃。	余萬居p.80 沒人名
原1-13	sapulalujalujan ati sasulalulalui	qatsilai社	有一對夫妻，因妻患疥瘡夫棄另取。妻唱泉水出，洗之變成大美人。夫欲復合遭拒追到海角，妻已有新夫，前夫戀慕而死。	余萬居p.82 重疊人名 sapulalujalujan sasulalulalui sacukucuku
原1-14	男人們和女人們 mardava atoa marqali	qatsilai社	古時男人們和女人們去割草。女人先割，男人卻用陰莖作弄；換男人割草時，女人用女陰黏在膝蓋，男人驚叫逃跑。	余萬居p.87 沒人名
原1-15	石門 imatsatsukis	qatsilai社	古時獵人遇雨躲石洞，洞欲坍塌用弓撐之，還是坍塌壓死眾人。只剩兩個患皮膚病被嫌者告知此事。地名「石門」稱為imatsatsukis（互撐處）的由來。	余萬居p.89 沒人名

原1-16	升上了天的小孩 kakediam ?a levavau i coa kalevlevan	qatsilai社	古時母、姐、弟在田裡工作，弟餓哭鬧，姐要母餵奶卻被拒，一連好幾次。姐背弟累了在石上唱歌。神靈聽到將弟放在地上，將姐接上天。母不見姐回家與父擔心，後來姐回家已長大成人，告知父母他已成為神靈之子，雷聲為舂米生，之後消失不見。	余萬居p.90 沒人名
原1-17	狗 vato	qatsilai社	古時有富者擔心竊賊，不知對策問老人。老人告知如何捉小狗，養大後用來防盜賊的方法。	余萬居p.95 沒人名
原2-1	ti savali	內文社 ca?ovo?ovol	古時有一女子要到汲水場，叮嚀母勿開他的行李箱，但母卻開了，許多小蛇跑出。她發現小蛇（她的小孩）不見就離家投于海中。此為「南勢湖」稱呼之由來。	余萬居p.98 原形人名 savali
原2-2	寶 milingan	內文社 ca?ovo?ovol	頭目家中的三件寶物原來是人，他們一起出草，其中一人被殺，兩人將他扛到此地，此為寶物其中一無頭之由來。	余萬居p.100 沒人名
原2-3	石扇 sipaizan ?a qatsilai	內文社 ca?ovo?ovol	祖先從發祥地來時帶了一把石扇，把它插在頭目床上，但最後一次戰爭被燒毀了。	余萬居p.101 原形人名 sala?ats
原2-4	女陰的牙齒 alis noa ?uci	內文社 ca?ovo?ovol	有一女人結婚時，丈夫被女陰咬死，一連五次都一樣。母親查看發現牙齒，拔之充作頭飾，傳說其物今尚在。	余萬居p.102 沒人名
原2-5	地震 mapalomal ?a?ayunangan	內文社 ca?ovo?ovol	土地是一叫sala?ats的人用藤綁住的，他試試有沒有牢固時，就會發生地震。	余萬居p.103 原形人名 sala?ats
原2-6	洪水 qatsa ?a zalum	內文社 ca?ovo?ovol	古時大洪水土地都溶化，只剩下一對兄妹掛在樹上存活。他們用樹枝生火、兩人結婚生下有殘疾的小孩，他們將有殘疾的派往平地與台東，優秀的留下，之後血緣漸遠就不再生殘疾者。	余萬居p.104 沒人名

原2-7	造河 seman pana	內文社 ca?ovo?ovol	古時沒有河川，sisil鳥和鷺相約造河，約鷺、鷺同造被拒，就說鷺鷺若喝水身體會腫脹不能飛行，傳說時至今仍是如此。	余萬居p.107 沒人名
原2-8	吃蛇 ?man toa qacuvi	內文社 ca?ovo?ovol	古時頭目sala?ats只吃蛇，不吃獸租。有其他家的人請求拿走獸租他答應。其他家的人就宣布某些地方變成他們所有，傳說慣例就是這樣形成的。又sala?ats有一次請人幫忙，中午煮飯卻煮蛇給人吃，眾人紛紛逃走。	余萬居p.108 原形人名 sala?ats
原2-9	cimo族 cimo	內文社 ca?ovo?ovol	古時taopiil家有cimo人會吃人。若生小孩不報告也會被捕食，殺人時也吃，但都在外地吃。	余萬居p.111 沒人名
原2-10	鹿、山豬、山羊和 小鹿(羌) venan vavui sizi ta?its	內文社 ca?ovo?ovol	古時有一人撿到一個在泥中爬行的小孩，向他說長大就長大，有用繩圈樹就看了許多樹，又播種生出了鹿、山豬、山羊和小鹿，此為鹿、山豬、山羊和小鹿的由來。	余萬居p.111 沒人名
原2-11	豬 didi	內文社 ca?ovo?ovol	古時無豬，集豬骨唱變成豬。	余萬居p.115 沒人名
原2-12	虱子 ?utsu	內文社 ca?ovo?ovol	古時無虱子人們無聊，商議買虱子放於頭，無聊時互相捉虱。	余萬居p.115 沒人名
原2-13	腫疱和風濕 pomoqan atoa ngilu	內文社 ca?ovo?ovol	古時無腫疱及風濕症，人們無聊商議購買植於腿上，以打發無聊。	余萬居p.116 沒人名
原2-14	檳榔 savi?i	內文社 ca?ovo?ovol	sacu?ucu?u口銜植物連唾液吐於汲水場長出檳榔，她到男友家打掃並準備嚼檳榔之物，男友見之取之為妻，是檳榔之來源。	余萬居p.117 重疊人名 sacu?ucu?u
原2-15	qalamudis和龍 ti saqalamudis atoa valalual	內文社 ca?ovo?ovol	saqalamudis跌到長矛落入深潭，他潛入尋找見一蛇，便相約喝酒成為好友。傳說別人看朋友是蛇但在他眼中卻是人。	余萬居p.119 原形人名 saqalamudis

原2-16	狗所落居之地 ?ayulian noa vato	內文社 ca?ovo?ovol	古時內文社的祖先要找地方定居，跟一隻白狗尋找。給換了三次地方，終於在現今之地停住不動，他們於是蓋屋定居，傳說中那隻白狗最後變成一顆白色六方石。	余萬居p.121 原形人名 sala?ats
原2-17	sapajas和qavulung 家的人們 ti sapajas atoa la qavulung	內文社 ca?ovo?ovol	sapajas和qavulung家的人在土地歸屬上有爭端，於是qavulung家仗著人多就攻擊sapajas。最後他磨刀並發火燒片平原，土地終歸sapajas所有。	余萬居p.124 原形人名 sapajas
原3-1	scaovaivai社的人 scaovaivai	laleklek社	scaovaivai社都是女人，要生子就到山上讓風吹進懷孕，所生皆有殘疾女人。他社有男人拜訪，捉知交媾生子，生出健康後代，該社人口因此增加。	余萬居p.126 沒人名
原3-2	狗 vato	laleklek社	傳說從前狗是qeizing設的，會幫人打獵。以前有兩蕃到平地被狗咬死，人們就想要狗，使用計謀偷了兩隻小狗，之後生小狗人們便有之。	余萬居p.128 沒人名
原3-3	小鹿(羌) takits	laleklek社	傳說梅花鹿從海洋來。羌見到他有角、花紋，就去大武山找水鹿借帽子，但梅花鹿的角多，羌又去借，水鹿為查真相就去拜訪梅花鹿結果不見蹤影，水鹿就不借角給羌，羌就哭了，傳說羌的叫聲?a?a是為此緣故。	余萬居p.130 沒人名 有擬聲詞 ?a?a
原3-4	ti satsuyui	laleklek社	有關satsuyui的傳說，他折斷樹枝為要分家，又蓋汲水場、採建材、蓋房子力大無窮有如神明。	余萬居p.134 原形人名 satsuyui
原3-5	pali	laleklek社	古時有一個人變成pali，家人測試看螞蟻、魚都死。家人將他帶到南方小屋隔離。別人害怕所以都送食物給他吃，他社終覺麻煩而殺之取其首級。到了河邊試其能力，結果都被殺死，只剩一人回家報訊。	余萬居p.138 沒人名

原3-6	cukucuku	laleklek社	cukucuku孤苦被sacamoakakai 欺負，更阻止pulalulalujan、kolelulelu喜歡她，但都不成功。有一晚祖先顯現並送cukucuku一箱寶物及漂亮服飾，隔天就和男朋友一同回家除邪穢。之後她使全部落的水乾涸，許多人死亡，老人還哀求才又恢復。	余萬居p.140 重疊人名 cukucuku pulalulalujan kolelulelu 特殊人名 sacamoakakai 有擬聲詞 tiptipan吸水聲
原3-7	koloi	laleklek社	koloi以百步蛇為丈夫，且將之藏在竹籃不讓人看，有一次其兄要她去汲水，卻偷看籃裡之物，蛇就往南行消失，她回來知道也跟著蛇走消失了。	余萬居p.148 原形人名 koloi saolong
原4-1	猴子和螃蟹 ti dail kati gagang	古樓社 kulalau	猴子和螃蟹一起去採柿子，燒茅原結果猴子被燒死，螃蟹使其復活並烤猴心臟給他吃。天黑一起去訪問女孩，螃蟹偷偷將猴子的陰莖剪下，放在女孩準備的飯中，猴子見之拾起離屋返回質問螃蟹，螃蟹推說只是睡著。	余萬居p.151 重疊人名 cukucuku
原4-2	ti pulalulalujan kati tukutuku	古樓社 kulalau	pulalulalujan打獵時爬上樹，看到tukutuku便動了心，將一根頭髮隨風飄送，到了女人的懷中，結果懷孕生子kolelulelu。社人調查孩子生父是誰卻查無其人，將pulalulalujan叫去時，孩子就說那是他生父。於是男方送了聘金，兩人成為夫妻。	余萬居p.156 重疊人名 pulalulalujan tukutuku kolelulelu
原4-3	pulalulalujan和老鷹 ti pulalulalujan katoa qadis	古樓社 kulalau	pulalulalujan喜愛老鷹，訪問女友也帶著老鷹。有一次被埋伏的敵人槍殺，老鷹哀嚎後pulalulalujan竟然復活，就告訴社人及母親他沒死。	余萬居p.158 重疊人名 pulalulalujan tukutuku
原4-4	吃人 keman toa tsautsau	古樓社 kulalau	某社有食人者，小孩的血是苦的就放棄；是甘的就養大屠食之。	余萬居p.160 沒人名

原4-5	不祥之河 pana ?a palisi	古樓社 kulalau	有一人到河邊釣魚，淨釣到一些奇怪的東西，回家人告知該處是不祥之河。又有一對男女到河邊唱歌，女的死了，男的回家，從此無人敢接近該地。	余萬居p.161 原形人名 sadangadang saqoelung sapangil
原4-6	ti kulelulelu	古樓社 kulalau	有一對夫妻sapulalulalujan、sasuluplupan生kulelulelu，有一天要到田裡，就告訴他要舂小米，結果他竟用力舂弟弟的頭，結果弟死。又一次要他燒開水餵豬，結果他將豬放到熱水裡，豬死。父母請來祭司為其去邪，結果父親和祭司都被他抓死。	余萬居p.162 重疊人名 sapulalulalujan sasuluplupan kulelulelu 有擬聲詞 tsugtsug
原4-7	dakasi	古樓社 kulalau	曾有兩女到田間挖芋，遇到兩頭的dakasi怪物，叫著說「你們今晚將死！」兩女大驚回家，兩人太慌張互撞死在床上。	余萬居p.166 重疊人名 moakakai tokotoko 有擬聲詞 dakasi
原4-8	五年祭 malevoeq	古樓社 kulalau	sarongilingan自天上落下，遇到salemud，便邀他到天界學習祭儀，帶下三種粟種及斑豬，並吩咐地上要開始五年祭。	余萬居p.166 原形人名 sarongilingan salongilingan salemud
原4-9	變成人的陰莖 qalitsi ?a mutsautsau	古樓社 kulalau	有一對兄弟，弟弟只有陰莖，有一次和女友到河邊洗滌，陰莖就作弄女孩，女孩就生氣回家了。哥哥到家就責備陰莖。陰莖說到平地去買貓和魚，並將他與貓、魚放在另一房間，陰莖被魚刺，就脫了皮變成人。於是兄弟兩道頭目家前坐著。女友看見就叫媒人說媒，說沒聘金，再送五頭白豬及許多琉璃珠也嫁，於是陰莖人與女友結婚了。	余萬居p.169 重疊人名 kolelulelu moakakai tukutuku pulalulalujan 有擬聲詞 taluktuk弄水聲 adadadadadada

原4-10	ti saiduidung	古樓社 kulalau	古時有敵社出草，saiduidung用樹豆屁將敵人打敗，敵人於是將社花嫁給他，要求他讓被殺的人復活，但他在與社花同房時，說女陰是傷口而討厭並要回婚聘回家。	余萬居p.177 重疊人名 saiduidung tukutuku
原5-1	ti savaculajan	大烏萬社 pacaval	古時有一人，戰功彪炳，善於指揮狗，又善於連射，敵人不能勝。	余萬居p.181 原形人名 savaculajan
原5-2	洪水 qatsa ?a zalum	大烏萬社 pacaval	古時洪水沖走一切，兩兄妹倖存，蚯蚓造地、甲蟲攜火，又找到種苗。兩人成長因無其他人只好兄妹相婚，第一、二代都有殘疾，第三代始正常，因此知道近親不可結婚。	余萬居p.183 沒人名
原5-3	五年祭 malevoq	大烏萬社 pacaval	敘述五年祭的儀式及經過。	余萬居p.187 沒人名
原6-1	烏鶯 caciū	大麻里社 caovali	弟弟被敵人抓走，姐著急，烏鶯說給報酬就帶弟回來，排灣人從此不殺烏鶯。	余萬居p.190 沒人名 有擬聲詞 caciū~caciū~ 烏秋叫聲
原6-2	穿山甲和猴子 qaruqaruman ata dail	大麻里社 caovali	穿山甲和猴子相約採薪、抓蟹各有勝出，後來烤芋頭，穿山甲將大的偷吃大便較粗，又相約燒山，猴子被燒死，穿山甲割其陰莖讓復活的猴子吃。	余萬居p.192 沒人名
原6-3	ti valuliau	大麻里社 caovali	孤兒valuliau被老嫗收養，在最差的地收穫罪多；最差的獵場獵獲最多，是排灣人教導孩子的榜樣。	余萬居p.198 原形人名 valuliau
原7-1	pulalulalujan ati cukucuku	內社 cala?avus	pulalulalujan和cukucuku結婚但無子，父母要他們離婚，cukucuku改嫁，pulalulalujan相思而死，後來兩人變成蝴蝶到太陽處，給了一串項鍊是生子的基礎，於是生一子並定居原地。	余萬居p.199 重疊人名 cukucuku kolelulelu pulalulalujan moakaikai vurivuri

原7-2	ngangai鳥和cugrui 鳥 ngangai atoa cugrui	內社 cala?avus	兩兄弟被母親虐待，變成鳥去找父親，父親因此打母親，母親變成老鼠要咬貴重重東西，兄弟變鳥相約大武山重見。	余萬居p.213 特殊人名 ngangai cugrui 重疊人名 cukucuku 有擬聲詞 kikiki（鼠叫聲）
原8-1	蝦子和壁虎 ?ozang kati tingangadui	kaviangan社	壁虎用火燒蝦；瞎用水淹壁虎，兩者都剩一隻。	余萬居p.218 沒人名
原8-2	moakakai	kaviangan社	moakakai女陰有齒咬死丈夫，雙親棄之。後來被pulalulujan撿回，其母拔去女陰牙齒，兩人同衾懷孕，並生子。而此女陰牙齒是琉璃珠之來源。	余萬居p.219 重疊人名 tokotoko pulalulujan moakakai kolelulelu
原8-3	pali	kaviangan社	有一魔眼人各村都要給食物，於是漢人謀殺，帶頭顱回村落又殺死許多人，於是投入深淵，當地成不祥之地。	余萬居p.223 沒人名
原9-1	padain人和下paiwan人 spadain kata skapaiwanan	下paiean社 kapaiwanan	兩社戰爭，晚上padain人勝利，因眼睛長膝蓋；白天下paiwan人勝利，因為眼睛在臉上。	余萬居p.226 沒人名
原9-2	兩個太陽 dusa ?a qadau	下paiean社 kapaiwanan	古時兩個太陽天空低，人舂米杵天而升高。	余萬居p.227 沒人名
原9-3	diaoqo	下paiean社 kapaiwanan	diaoqo智取擊退東排灣人，其身材巨大能跨兩社，據說還存其腳印。其陽物巨大，曾跨社猥褻婦女被打斷陽物，縮回時被賊草所黏。	余萬居p.228 原形人名 diaoqo moakai
原9-4	煮粟 kemesa ta vaqo	下paiean社 kapaiwanan	從前一粒粟就可煮一鍋，但煮一串滿出來，從此一粒粟不再能成一鍋。	余萬居p.230 沒人名

原9-5	tomapalapai和大武山 tomapalapai kata kavulungan	下paiean社 kapaiwanan	說明大武山比tomapalapai山高的原因。	余萬居p.231 沒人名
原9-6	洪水 qatsa ?a zalom	下paiean社 kapaiwanan	怪物嘴塞以致大洪水，人避山上無火可用，請羌取火種。怪物嘴開水退，頭目餓蚯蚓生土，今有土歸於頭目之故。	余萬居p.232 沒人名
原9-7	saolivan	下paiean社 kapaiwanan	頭目以酒騙蕃丁做工，結果壺中是蜂又在門口碰了頭。蕃丁騙頭目殺之長出白貝花樹，是今白貝之由來。	余萬居p.234 原形人名 saolivan 有擬聲詞 tsogtsog
原10-1	tail和pari tail kati pari	tjokuvul社	在vutsul有吃人獸，人們請兩勇士射殺之，兩人成為各蕃社的統領。	余萬居p.236 原形人名 tail piri lauto
原10-2	孤兒和烏鴉 mapulu katoa ?a?a	tjokuvul社	兩孤兒有一烏鴉變的祖父來幫助他們，讓他們有穀有豬，後來因怕被嘲笑而恢復原狀。	余萬居p.238 沒人名 有擬聲詞 ?a?a (烏叫聲)
原10-3	sapulungan和moakai sapulungan kati moakai	tjokuvul社	有一對夫妻，妻美如太陽但陰部無孔，夫厭棄之。母造孔成其好事。	余萬居p.244 原形人名 sapulungan moakai
原10-4	moakai	tjokuvul社	古時有兩堂姊妹各有孩子欲結為親家，但女孩只有陰部而無身體，父母棄之被男孩撿到，後來變成完整的女人，成其好事。	余萬居p.248 原形人名 moakai sapulungan 特殊人名 moatoko makululu

原10-5	valivaliu的白石 moi i valivaliu	tjokuvul社	有一天界男孩追球到了下界。在下界勝過社人，而有殺身之禍，用磨刀時逃回天界，踩斷石頭地界人全死。現存白石之由來。	余萬居p.255 原形人名 sapulungan
-------	---------------------------------	-----------	---	--------------------------------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著，余萬居譯，《原語實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台北：中研院民族所，未出版）。
- 小林保祥著，松澤員子編，謝荔中譯，《排灣傳說集》（台北：南天書局，1998）。
- 阿爾伯特·貝茨·洛德[美]著，尹虎彬譯，《故事的歌手》（北京：中華書局，2004）。
- 胡萬川，《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 左藤文一，《原始文學的研究：作為詩的排灣族歌謠考察》（原始文學の研究：詩としてのバイワン族歌謠の考察）（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56）
- Edwards & T. Sienkewicz, *Oral Cultures Past and Present*, Cambridge, 1991.

### 二、論文：

- 吳燕和，〈台東太麻里流域的東排灣人〉，《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7》（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93）。
- 胡台麗，〈排灣古樓五年祭的「文本」與詮釋〉，《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經驗研究篇》（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99）。
- 胡台麗，〈笛的哀思：排灣族情感與美感初探〉，《情感、情緒與文化：臺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02）。
- 胡台麗，〈排灣族虛構傳說的真實〉，《屏東傳統藝術：屏東縣傳統藝術論文集》（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 高金豪，〈說故事的藝術：排灣族「言說傳統」的調查研究報告〉，「第四屆台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成果發表會（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01）。
- 許家真，〈口傳文學的翻譯、改寫與應用：以布農族為觀察對象〉（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曾基璋，〈排灣族故事分類研究：milimilingan邊界的探索〉（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